

# 顾颉刚为何不愿担任复旦“专任教授”？

■读史老张

顾颉刚先生曾两次到复旦大学任教。第一次始于1944年，他在重庆北碚复旦任史地系教授；第二次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，经复旦多次邀约，他同意出任历史系“兼任教授”。

当年复旦教授分“专任”和“兼任”两种，前者专司学校教职，后者可兼社会职位。1951年9月开学后，时任复旦教务长的周谷城先生亲自登门，给顾颉刚送来聘书，顾颉刚一看聘书上写有“专任”字样，颇不以为然，“予何能为”，坚持要改为“兼任”，周谷城无奈，只好改写聘书。1952年9月，高校院系调整，复旦拟争取顾颉刚做“专任教授”，但他仍坚持“兼任”，并连续请假两年，直到1954年8月离沪北上，赴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，其后一直在京。

顾颉刚为什么不愿做复旦“专任教授”呢？

按照公开的说法，顾颉刚不愿“专任”，是因为他家离复旦较远。

顾颉刚女儿顾潮编著的《顾颉刚年谱》称：“1951年9月，复旦大学聘为专任教授，以道远未往，故改兼任。”顾颉刚自己也

说：“我因住居徐家汇区，离江湾太远，所以和校长陈望道说明，未开课程。”（顾颉刚《在解放后的大事记》）

当年，从上海市中心到地处东北角的江湾复旦，交通确实不便。早在1946年11月，时在复旦任教的顾颉刚寓居虹口，为了上完因复旦复员返沪拖延的全部课程，他不得不匆匆赶到江湾，先在复旦嘉陵村（今复旦第四宿舍）“找屋”住下，然后再突击授课一周，完成教学任务。不久，他向章益校长提出辞职，“道远”即是理由之一。

顾颉刚第二次赴任复旦前，其主要职位是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和诚明文学院（后并入上海学院）教授。其时，顾颉刚已定居武康路280弄9号，大中国图书局设在四川北路仁智里，他从武康路到四川北路去，“……需时一小時，来回便耗三小時，而车费亦須五百元之譜。一月合計實一大支出也。”（《顾颉刚日记》1949年3月2日）若从武康路到江湾复旦，路途更远，两处无直达公交线路，坐人力车再换乘公交车，来回少说也得花四五个小时——校址

偏远、交通不便，确实给顾颉刚带来烦恼。

不过，在我看来，顾颉刚拒做“专任教授”，并不仅仅因为交通问题。

顾颉刚当年在北碚复旦任教时，交通境况更为恶劣。他寓居嘉陵江南岸的吉林路，而复旦却位于嘉陵江北岸的夏坝，每去上课办事，他必须搭船渡江——渡船其实就是舢板，既不准时更不安全，顾颉刚虽屡有抱怨，却坚持一周两次早出晚归，从不缺课。到了上海之后，去江湾复旦虽远，但毕竟安全无虞；更何况后来诚明文学院院长蒋维乔答应将自己的车给顾颉刚用，交通难题似可迎刃而解。

真正让顾颉刚坚持“兼任”的，恐怕与薪资收入有关。之前，顾颉刚就是北碚复旦“兼任教授”，他的收入来源，除了教书和稿费外，主要依靠大中国图书局的薪水和股份。抗战胜利后，大中国迁到上海，顾颉刚原来设想，辞去“兼任”教职，专做书局企业，大干一场，“可以一心一意编出几部书来”。然而，后来时局动荡，物价飞涨，“我的薪水一减再减，打了

一个对折，为要维持家庭生活计，只得兼教书……”（顾颉刚《我怎样进了商界》）他后来“兼任”诚明文学院等教职，实出无奈。自始至终，他都不愿意放弃大中国的职位和股份。

1952年9月，顾颉刚所“兼任”的上海学院被撤销，教师分配到各高校。他在日记里叹道：“华东学委会分发予至复旦，作专任教授，如此，则大中国只得全部放弃，……只此一份薪水能顾我全家生活乎！”（《顾颉刚日记》1952年9月21日）后来，他经过打听，原先在上海学院“兼任”的仍可在复旦继续“兼任”，他才“闻之心定”。

除此之外，顾颉刚不愿做复旦“专任教授”，可能还因为他与历史系个别教授关系微妙。因此当初胡厚宣最初转达复旦邀约时，顾颉刚婉言谢绝：“予现任大中国及诚明职，不为人所注目，亦足苟安。若任职复旦，则众目所集，将使予生活不得安宁矣，却之。”（《顾颉刚日记》1949年10月14日）后来，顾颉刚答应赴任，却一再坚持“兼任”，似也为了避免“众目所集”。

1951年9月顾颉刚任复旦

“兼任教授”后，因学生参加土改并未开课。直到1952年2月，他才正式开讲“中国民族史料”课。兼课不足两月，复旦思想改造运动开始，他的课又暂停。同年高校院系调整，顾颉刚于10月8日面晤陈望道校长，要求请假一年，“明秋到校”，并希望学校为他寻找能“容纳十二人之住屋及书籍五万册之书库”。次日，他又致信陈望道：“刚明秋住校后，即当一心一意任复旦服务，不再兼任外间工作。”陈望道同意了他的请求。

然而，1953年秋，因种种原因，顾颉刚并未应诺到校，又提出再请假一年。不过，在请假期间，顾颉刚还是与复旦保持了密切联系。1953年春，他应历史系邀请，为学生介绍苏州历史；并和谭其骧、胡厚宣一起，带领复旦历史系学生到苏州访古考察。7月，胡厚宣率领复旦学生参观市立博物馆，顾颉刚亲自做讲解和导览。1954年6月，他还到复旦历史系，演讲“我的治学经过”。

一年以后，顾颉刚离沪赴京。至此，他担任复旦“专任教授”一事，终未能实现。

## 在明珠与瓦砾之间游移不定

■何安平

中岛敦(1909-1942)是日本著名的作家，虽然英年早逝，作品数量不多，但由于与众不同的风格而被人所铭记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发表于1942年的《山月记》，曾入选日本高中语文教材。《山月记》被翻译成中文的时间相当早，1943年上海杂志《风雨谈》第六期就发表了卢锡熹的译文，之后又有人翻译过，相关学术研究也随之展开。不过，其近年在中国受到普通读者的热烈欢迎，则主要是由于201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《山月记》一书，其中收录包括《山月记》在内的九篇作品，一时洛阳纸贵，2018年8月又改换装帧重印。（以下原文均出自此版。）

众所周知，《山月记》属于“故事新编”一类的创作，依据的主要是唐传奇《李微》，收在《太平广记》卷四二七，末注“出《宣室志》”。《宣室志》是由晚唐张读编撰的一部志怪小说集，张读的生平资料留存很少，所幸发现了徐彦撰《张读墓志》，陈尚君先生有专文考释，从中可知《宣室志》撰写于作者20岁左右。很多学者在研究《山月记》时，都说其范本是李景亮的《人虎传》，明显是有误的，错误的根源在明代陆楫编的《古今说海》，其中《人虎传》作者题作李景亮，而鲁迅在《唐宋传奇集·序例》中已指出“此明人妄署”。

对读《太平广记·李微》和《古今说海·人虎传》，会发现《人虎传》是对《李微》的改写，但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。首先是篇题。李剑国推测北宋刘斧《青琐摭遗》已改题《人虎传》，流传到南宋末被改编为小说话本，依旧沿袭其题。（《唐五代传奇集》，中华书局，2015年）因为只是题目，难以确定其和《李微》的关联，聊备一说。其次，人名不同。《广记》中作李微和袁修，《说海》则作李微和李俨，微和



微难定正误，但李俨则确误，因文中说两人同登进士第，天宝十五载及第者正是袁修。更为重要的不同是，《人虎传》的情节比《李微》丰富很多，增加了山下食妇人、赠肉、写诗、谈平生所恨、登岭见虎等内容，这些是何时何人所加，难以确知。李剑国认为《说海》所录可能是经过刘斧改写的版本。将以上两种文本与《山月记》对照，就能看出，中岛敦创作的蓝本是《人虎传》，只是中岛敦选择了李微和袁修的人名。或许出生汉学家世家的他有考证，或许有其他日本学者研究过可以供他参考。

《山月记》的故事框架和《人虎传》大体一样，叙事的部分基本上是原文的翻译，但叙述的顺序做了部分调整。中岛敦的创作主要是在原文中插入大量李微的陈述，正是这些深刻而恰当的描述，使得《山月记》不再是《人虎传》，而成为一部

新的杰出作品。

作者借李微之口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人的命运。对李微来说，由人变虎“并非全无头绪”，而是自己遭遇的命运，即他个人的性情把他变成了猛兽。李微博学有诗才，又早年及第，本可大展宏图，有一番作为，但他“个性狷介，自恃甚高”，不屑于与贱吏为伍，却又不得不面对生活的困窘，去地方官府任职，自尊心与羞耻心折磨着他，直到他变为老虎。令李微煎熬的是，在他变为老虎后，他人的心还会时常醒来，这时和真的人没有区别，可以思考，可以作诗，只是无法表达了，如此使他更为孤独，拥有老虎身体的李微只能在山间咆哮，“正如从前作人时，没有一个人了解我的脆弱易伤的内心一样”。李微自始至终面对的都是他的内心，他无法完全接受外在世界，却不得不身处其中，心中既骄傲又

羞愧，对自己的才能时而肯定时而否定，总是处在一种纠结无解的状态中，最终化为了异物。

改编古典小说使其成为现代文学作品的创作方式，在中国现代文学开始的阶段就有人尝试，鲁迅先生的《故事新编》是其代表，在《序言》中，他说：“对于历史小说，则以为博考文献，言必有据者，纵使有人讥为‘教授小说’，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，至于只取一点因由，随意点染，铺成一篇，倒无需怎样的手腕。”关于《故事新编》的写作，他直言：“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，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，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，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，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。”所以我们看书中所收的八篇小说，对于古代故事的再创作程度很高，如《理水》中还出现了“古貌林”（Good morning）、“好杜有图”（How do you do）、OK等词句。

中岛敦的《山月记》是和鲁迅先生的创作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，不以故事的更新和重讲为目的，因此也不以故事性取胜，而是试图在旧故事中读出新意义，颇有哲学意味。《李微》《人虎传》解释化虎的原因是：“直以行负神祇，一日化为异兽。”所谓“行负神祇”实则是归结于神秘力量，而中岛敦则从人的内心去寻求答案：“世上每个人都是驯兽师，而那匹猛兽，就是每人各自的性情。对我而言，猛兽就是这自大的羞耻心了。老虎正是它。我折损自己，施苦妻儿，伤害朋友。末了，我就变成了这幅与内心一致的模样。”由此，他在探索心灵的深度上比原作更进了一步。

《山月记》所表现出的命运观是悲凉的，对于宿命，中岛敦感到无可奈何：“连理由都不知道就被强加在身上的事情也只能老实接受，然后再连理由都不知道地活下去，这就是我们这些生物的宿命。”李微不过是万千生物中的一个，反之，“我们这些生物”又都有李微的影子，时常在明珠与瓦砾之间游移不定。